

GOLD GOLD GOLD

当代 世界黄金

袁俊矩 周明宝 杨树高 译 朱攀三 校 霍书元 审



中国黄金学会 长春黄金研究所 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

当代 世界黄金

蒂莫西·格林著

袁俊矩 周明宝 杨树高 译

朱奉三 校

霍书元 审

中国黄金学会 一九九二年 八月

责任编辑：许建仁

封面设计：景喜猷

当 代 世 界 黄 金

印刷：东北师范大学校办印刷厂

定价：8 元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89205号

校、审者序言

受黄金学会的委托，由长春黄金研究所负责并与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密切合作，负责了本书中文版译作的翻译和出版，以献给中国黄金学会的首届学术年会。

本书原著为英文版，分两册，一册原名为《黄金的新世界》(The New World of Gold)，另一册名为《2000年黄金的展望》(The Prospect For Gold—The View to the Year 2000)，由同一作者分别于1984及1988年出版。由于两本原著的内容有较多的联系，且为了编辑出版的方便，故在中译本中分上、下集译出在出版时合并为一册，并取名为《当代世界黄金》。

原著是在全球性新的“黄金热”高涨和世界范围黄金生产大发展的形势下撰写的。原著的作者蒂莫西·格林先生并非从事黄金生产或管理的技术专家，而是一位长期活动于黄金界、熟悉国际黄金生产与市场交易的新闻工作者。他曾以记者的身份遍访了南非、苏联、美国、加拿大及大洋洲、南美与亚洲等三十余个产金国家；多次深入到纽约、伦敦、苏黎世、香港等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所；结交了数以百计的国际黄金界有实力、有影响的企业家、经纪人及技术专家。他受聘于实力雄厚的伦敦采矿集团，担任该集团联合金田公司(Consolidated Gold Field Corp.)的顾问，他是西方黄金世界颇享声誉的黄金市场专家。

原著的主要特点是作者以记者敏锐的眼光和惯用的泼辣笔风，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主要产金国的生产发展历史与现状；预测了今后黄金生产与销售的动向；在介绍国际黄金市场、交易所和金融界概况的同时，还透露了不少他们在黄金生产与销售交易中兴风作浪的内幕。这在一般黄金科技读物中是很少涉及的，读之常能引人入胜，就若身临其境。对于国内从事或关心黄金事业的读者来说，既可增加一定的专业知识，又能获得不少有关黄金市场销售交易中的见闻，了解黄金在国际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启发；这就是学会组织翻译出版本书的主要目的。有关中国黄金生产的部份，与实际有所出入，为了保持原著的原意而未作修改。

本书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在译作中难度很大。幸而三位译者，熟练专业、学识广博，译作技巧高超，使中文译作既能忠实原著原意，又能以流畅的语言尽力保持原著的风格。中文本基本上保留了原著的章节和主要内容，章节的名称则按内容，大多系直译，有的系意译，仅对局部重复之处及与黄金毫无关系的阐述作了少量删节。

原著第一册由袁俊矩译审翻译，第二册由周明宝、杨树高两位教授合译，最后由袁俊矩统一了人名、地名及单位名称的译名。

我们受学会的委托校对与审核了全书。借此机会对承担本书翻译、编印出版的长春黄金研究所与长春冶金地质专科学校的领导和情报室的大力支持深表谢意，对三位译者不辞辛苦的、化费巨大劳动的译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愿将本书作为祝贺中国黄金学会成

立和首届综合学术年会召开的薄礼。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黄金学会

朱奉三 霍书元

1990年2月

作 者 序

我关心黄金事业开始于1966年，当时我给《幸福》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黄金市场和私人购买黄金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导致我于1968年创作《黄金世界》一书的第一版，其时正是黄金市场出现双轨价格的那一星期。

此后，在黄金领域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至超出人们的料想：美国和英国已经准许私人可拥有黄金；香港和纽约建立了新的黄金市场；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能量危机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新纪元，却也给石油生产在黄金事业上带来了雄厚的财力。本版是一新著——除了其中有关历史资料和采矿背景外——其目的在于把握黄金的新世界。我不比其他黄金著作的作者，我也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试图在这里提出什么理论以阐明黄金应该或不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我的工作仅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观察在八十年代里究竟哪些人是黄金的开拓者，哪些人是黄金的销售户，是什么人在走私，又是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买主。

从1986年开始，我担任伦敦联合金田公司（Consolidated Goldfield）黄金市场年度调查报告的顾问，由此使我在黄金方面的知识大为增长。我最为感激大卫·劳埃德·雅各布（David Lloyd-Jacob），他首先问我是否愿意在威尼斯以东包括香港在内的广大领域里进行市场调查。此后我也极为满意地与彼得·菲尔（Peter Fells），克里斯托弗·格林（Christopher Glynn），大卫·波茨（David potts），路易斯·杜波莱（Louise du Boulay）编辑等人一块共事。我也很感谢威廉·本德曼（William Beunderman），他在数字统计上给了我很大帮助。

在各大洲还有为数不少的黄金商都成了我的朋友，我在此感谢他们。因为我对他们极善处理的交易中不断提出的问题，都受到了他们的礼遇和谅解。

我还要特别感谢冈特·布莱特林（Gunter Brietling），他在日内瓦国际黄金公司（International Gold Corporation）的十年中帮助我掌握了许多西欧黄金首饰方面的知识。还有我的同事艾琳娜·波德莱斯卡（Irena podleska），在我多次出国访问中不厌其烦地充当我的译员。还有孟买金银协会主席桑蒂莱·萨纳瓦拉（Shantilal Sonawala）和马哈萨丹·达加（Madhusudam Daga），他们都给我提供了印度黄金贸易中许多情况。

我还要感谢纽约莫加达金属公司（Mocatta Metals）的亨利·杰利基博士，我正是代表他调查研究了伦敦市场最老的莫加达戈德斯密德（Mocatta & Goldsmid）黄金贸易集团的历史，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我获得了过去三百年中极难得到的金银贸易史实。

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不仅是因为她一直忍受着我不断地出国访问，而且还由于她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还有我的秘书卡罗琳·德伊查尔斯（Carolyn Deuchars），她不仅以极快速度和高度准确性连续打印本书，而且愉快地复写我最后的“定稿”。

TSG, Bulwich 1984年6月

引言

1815年，当拿破仑从爱尔巴岛逃回巴黎募集军队之际，伦敦金价在一夜之间就从每盎司4英镑6先令6便士涨到5英镑7先令。最大的买主是内森·梅耶·罗斯柴德（Nathan Mayer Roshchild——伦敦黄金市场五巨头之一）。在英国财政部的命令下，罗斯柴德迅速地给英军统帅惠灵吞（Wellington）公爵发送黄金，但还未等到惠灵吞公爵于滑铁卢（Waterloo）战役中战败拿破仑之前，沸腾的金价却又慢慢降下来了。

1979年，伊朗在美国的资产被冻结，1980年1月21日，苏联出兵阿富汗。这一连串事件，使伦敦金价从近400美元/盎司暴涨到850美元。然而随着伊朗资产被解冻，以及苏联明显的陷入阿富汗的泥潭，金价就连续下降到1982年6月的296.75美元。

滑铁卢战役已经过去165年了，此后一系列的事实表明，黄金的价值不仅可以充当动乱年代的护身符，也显示出金银贸易长久的生命力。在金的历史长河中，金价随着动乱而波动的事例已屡见不鲜。正如下议院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说的那样，人们的情绪被黄金所左右更甚于受爱情的困扰，六千年来，无数男人女人为它而战斗，为它而死亡，为它所欺骗，为它所奴役。1511年西班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给他在南美的军队下令说：“要黄金！如果可能的话，你们可以人道一些，但更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黄金弄到手”。

古埃及和古罗马的文明，是由黄金所培植起来的，那时的黄金，是在难以相信的恶劣条件下从矿山开采出来的。对年老、体弱、有病和伤残的人们决无半点怜悯和宽恕。历史学家戴奥多拉斯（Diodorus）写道：“一切劳动都是强迫的，直到他们死亡和在痛苦的劳役中消磨殆尽”。

在太空航行的时代，黄金的魅力并未削减。在飞船外面工作的宇航员与座舱联结的生命带必须是镀金的带子，才能防止热辐射。美国人在月球着陆时，在月球表面爬行的月球车必须用金箔覆盖。回到地球后，人们对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政治不稳等的担心，也促使他们把黄金作为救生圈。印尼的黄金商忙于把黄金卖给中国人，并说：“黄金是不分种族、宗教、文化和政治信仰的”。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称之为“野蛮的遗风”仍顽强地困扰着人们的心。黄金成了可以普遍接受的交换媒介和最终的货币，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用黄金处理彼此间的债务。1983年至1984年，巴西、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菲律宾、葡萄牙和乌拉圭都出售其全部或一部份黄金储备作为保证，以解决他们的长期债务问题。中国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也开始出售黄金。在战争年代，黄金成为一个国家决定命运的支柱，1963年在中印和印巴冲突中，印度要求其国内的黄金储藏者交出黄金；1981年伊朗在两伊战争中出售大量黄金来支付战费；利比亚的卡扎菲

上校则将黄金储存于战时保险库，以便入侵乍得。

各国政府也紧紧的把黄金作为国家财富的堡垒，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常人把黄金作为防止货币贬值和免除战争风险的手段。

1974年至1975年英镑发生危机，英国人排队购买南非铸造的克鲁格兰德(Kruggerand)金币。三年以后曾经是贵如黄金的美元又暴跌，美国人竞相争购黄金。当伊朗国王被推翻时，中东的其他统治者和富豪害怕在革命的浪潮下受到损害都纷纷以黄金作护身符。在东南亚的战争中，黄金流入越南和柬埔寨，以后，当船民用黄金换取通道，难民用黄金换取大米时，黄金才开始流出。

甚至美国政府，尽管她在近年来发布过多少次排斥黄金的宣言，却对她的伞兵和特务分发了一套有黄金的“逃亡”装具。用于大西洋地区的特务，其装具包括一枚一英镑的金币、两枚半英镑的金币，一枚20法郎的瑞士金币、三枚金戒指。用于东南亚的装具包括一条金链，一条金链环，两枚金币，一块金手表。五角大楼的官员说，这些黄金是用于交换目的。

黄金除了储蓄之外，许多国家还保存着与黄金有关的社会风俗和宗教习惯。从摩洛哥到印度，新娘的地位是按她的嫁妆中有多少黄金来评价的。阿曼统治者结婚时，首都马斯喀特(Muscat)黄金市场的小金条被人们一扫而光，用来作为献给国王的礼物而被抛掷在王宫外的礼物毯上。黄金具有医疗效果的迷信仍在印度流传，印度人认为金粉或金药丸可治疗精神不振。日本人相信，只要在一只由143公斤黄金制成的凤凰形浴桶中浸泡一下，即可多活两三年，桶中的水是当地的热泉水，温度有时达到华氏108度。当你浸泡一下后，看起来远比在青春泉浴后更像一只新煮好的龙虾。黄金的魅力也表现在我们的语言中，例如说：“金子般的心”，“黄金般的好机会”，结婚五十周年纪念，西方人称为“金婚”。

黄金为什么在金属中最贵重？它的力量在于它的不可破坏性。不像白银，它不会失去光泽，也不受酸的腐蚀——硝酸和盐酸的混合物例外。埋在海底的财宝船，经过两个世纪后打捞出的金币看起来仍像新的一样，光彩夺目。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茨·士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完整无损的发掘出古埃及的和古希腊工匠艺术的伟大成就。他在发掘特洛伊(Troy)和迈西尼(Mycenae)之前，曾在加利福尼亚的采金浪潮中耗费巨资，后来他在迈西尼发掘出一个死尸上的金面具，连忙给希腊国王打电报说：“我看见了阿加迈侬(Agamemnon)的脸”(阿加迈侬是古希腊迈西尼的国王，曾发动特洛伊战争，为当时的联军统帅)。他还发掘出特洛伊其他黄金财宝，均未失去光泽。这些财宝已于1945年为苏联人从柏林的士利曼博物馆拿走，从此下落不明，这些已有三千年历史的黄金，也许已被熔成金条。

对原始人来说，黄金的吸引力首先是“美丽”。黄金在河床上闪闪发光，人们发现它很容易加工。它的美丽和通用性很快就使它驾临于其它金属之上而受到普遍的欢迎。它差不多和油脂一样软，展性很大，最早的金匠也能用冷锤敲打成半透明的薄片，厚度仅为百万分之五吋。一盎司的金捶打成的薄片差不多有1000平方呎的面积。它的延伸性也极佳，一盎司金可以拉成50哩长的细金丝，如用来镀铜丝或银丝，差不多可以镀1千哩长。如果它与不同数量的银、铂、钯混合，它的颜色就会变成白、红、黄或绿色。它

又是最好的电导体，用液态金“印”在陶瓷上的“显微电路”可节省计算机中好几哩长的导线。

黄金价值如此之大，以至在一个走私犯衬衫内特制的帆布袋中就可以窝藏价值五十万美元的黄金（如果他对冒险有把握的话）。一个冶炼厂必须每年停工一次清扫烟囱和屋顶，以便回收烟尘里的细粒金。伦敦金厂每20年便将木制地板折下烧毁以熔炼散落的细粒金。1979年金价上涨时，加利福尼亚一家公司与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市签订合同，“开采”当地许多芯片厂流出的“污水中的金”，这些金经常污染芯片。

金的密度很大，有史以来开采出的95,000吨黄金，从体积上说可以容纳在每边长19码的立方体内，这个立方体不比三间房大，和555呎高的华盛顿纪念碑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然而这样一块黄金，价值即达15,000亿美元。

黄金的美丽、稀少和魅力形成了权力的象征和神圣的标志。在古代的神话和传说中，它只是一种装饰神庙和献给上帝的一种金属，但吉生（Jason—希腊神话中前往柯尔齐斯国寻找金羊毛的英雄）和他的亚尔古英雄们所要寻找的金羊毛只不过是一张羊皮，当时是用来在含砂金的流水中捕集细粒金。

古代的炼金术士开始于纪元前面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目的是要发现和配制“点金石”，试图把贱金属变成金和银。炼金术士在其全盛时期受到各国国王的重用，如拜赞廷（Byzantium）的国王赫拉克留（Heraclius）一世、苏格兰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和皇帝伦道夫二世等都聘用了炼金术士。英格兰国王查理二世（Charles II）在他的卧室下面有一间炼金的试验室，与一个秘密的楼梯相通。

所有的炼金术士都坚信他们的魔方能达到目的，但最后都归于破灭。特伦夫斯（Treves）有一个叫伯纳德（Bernard）的人自信已配制了有效的药方，将2000个鸡蛋及2000个橄榄的油和矾混合在一起，然后用慢火烹调二星期，可最后把他自己的猪都毒死了。

寻求这种魔术般的配方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个移居到以色列的苏联科学家1980年透露，他已进行了一个计划，用先进的核子物理学把铅变成黄金。他根据这一事实：铅的原子核中有82个质子，而黄金的原子核内有79个质子，多出3个质子，因此只要消除这3个质子，铅就可以变成黄金。困难的是：这样的金，其辐射强度足以消灭金的持有者。

然而除了美学的爱好者外，黄金在本质上对原始部落来说，确是没有什么本质价值，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很难想像原始部落会把比金更没有“用处”的东西放在荒岛上积攒起来，特别是在太平洋岛屿的许多原始部落，他们没有金也过得很好。他们用抹香鲸的牙齿，公猪的獠牙或贝壳作为货币本位。所罗门群岛则用海豚牙齿作为货币本位，500颗海豚牙可以买到相当好的女人作妻子。规格再低一点的，一个贝壳戒指也相当于一个人头，或一头好猪或一个中等的男奴隶。萨摩亚群岛以草席作为货币本位，也过得很快活。一个黄金的爱好者并不一定比萨摩亚人对草席的兴趣大。

因此贮藏黄金和贮藏草席都是出于同一逻辑，把制作的贝壳货币堆积在酋长的房里，和把开采出的黄金埋藏在诺克斯堡（Fort Knox美国地下金库所在地），前者较之于后者，既不是更无意义，也不是更有意义。

事实上，对黄金的一切宣扬，真正有据可考的也仅有130年，金本位也只是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50年才有。1848年—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采金浪潮开创了黄金的新纪元，在这以前黄金的供应是很少的。有的人计算，认为在1850年以前的全部历史中，仅开采出一万吨黄金，本来就不足以实现金本位制，黄金只是用来作为装饰的商品，和国王、亲王、教堂、富豪用来储存的财富。里底亚（纪元前6世纪，土耳其西部一个盛产黄金的古国）国王克里萨斯（Croesus）在公元前550年就命令铸造世界上第一枚金币。希腊、罗马也大量使用过金币，但银币与铜币也同时使用，并成为广泛被接受的交换媒介。银作为价值本位的使用则广泛得多，一直持续到19世纪。金与银之间的比价不尽相同。在墨西哥和南美（那里盛产银），通常是1:17，欧洲是1:15，印度和中国分别为1:12和1:13。

黄金生产的增加，首先是19世纪的巴西，而后是俄国、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南非，这才使银失去货币地位，而使金成为唯一的货币本位。从1800年至1900年的一百年间所开采出来的金超过了过去的五千年。

金的突然增加使英国于1816年正式进入金本位制，然而英国在1717年之后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个金本位国家，当时的铸币厂厂长是依萨克牛顿（Isaac Newton），他所建立的固定价格每盎金（22开）为3磅17先令10.5便士（折算纯金则相当于每盎司四磅四先令11.5便士）。货币改为金本位也是有一定偶然性，1696年铸币厂在重铸硬币时，由于金的定价略高于银，因此人们认为铸金币更为方便，纷纷将黄金送铸币厂铸造金币；另一方面则将白银向市场抛出，而向东方出口，因当时东方银价较高。这样一来，金币在无意之间就成为英国主要流通的货币，并且代替了银。欧洲大陆直到1870年才仿效英国，实行金本位，美国一直是采用金银双轨制，直到1900年为止，这与印度一样。中国则根本没有实行过金本位，一直都是银本位制。金本位的伟大世纪到1914年就告一段落。有些经济学家赞美金本位制，认为那是解决国际金融制度弊端的唯一途径，他们忘了金本位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差不多普遍都暂时停止了使用。

金本位制（确切的说是金币本位制）的基本规律是金价为固定的，在国内金币就是货币可以自由流通，或者以钞票代表金进行流通（钞票可以买回金）。在国际上，它意味着黄金可以全面的自由进出口，国际支付出现亏空时可以用黄金支付。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黄金对一国的经济起到警戒作用和调节作用。如果国际支付出现亏空，黄金则外流而在国内难以流通。这样需要控制物价使其下降，使出口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使国际支付好转而出现顺差。反之如果国际收支有利，则黄金涌进，经济增长。因此金本位制在1717年在英国非正式的采用了（银并未被取消货币资格，但用得很少），并于1816年拿破仑一世的战争中正式采用，一直到1914年非正式取消，1919年宣布正式取消。

在财政大臣温斯顿·邱吉尔的坚持下，英国于1925年又逐步回到了金本位制，金的价格仍为传统的每盎司4磅4先令11.5便士（26.63美元），和以前的区别主要是金币不能在国内自由流通，也不能与其他硬币相交换，钞票则可以用金条（400盎司一条）赎回。然而按老的金价回复金本位制，其弱点是英镑的比价偏高，无怪有人评论说“1925年金本位的恢复是对现代货币制度的最大破坏”。*

* J.K.Galbraith《金融》，1975

企图将英镑纳入旧框框遭到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政府必须降低物价和工资，这一尝试失败了，1931年英国取消了金本位。两年后美国也取消了，欧洲各国在多事的三十年代也都取消了金本位制。

现今又勾起了金本位的怀旧情绪，好像它是稳定就业和充分就业的黄金时代，这种观点未免太天真了。近代对黄金最有独创见解的“坚挺的黄金”一书的作者罗伊（Roy）教授写道：“金本位制决不是经济中完善的机器而可以纳入一些罗曼蒂克的观点，旧的金本位在美国和英国流行时，既有严重的失业，也有公开的通货膨胀”。的确如此，举例来说，19世纪九十年代就是严重的衰退时期。

英美放弃金本位制后，黄金与货币之间仍留下了一条联系线，在中央银行的范围内，黄金储备要由一定数量的主要货币——英镑和美元来补充，而英镑和美元可以和黄金兑换，这称为黄金汇兑本位。这一新的措施开始有些紧张，因为储备的货币仅占世界货币准备金的10%，其余90%均为黄金，直到六十年代形势才有变化。由于金价自1934年以来就固定在35美元/盎司的水平上，而贸易已经大为扩展，黄金只占国际偿付手段的三分之一，世界被美元所覆盖。按35美元/盎司的标准，美国自己当然不能用黄金来兑回美元，因此美国于1971年8月宣布：别国不能再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兑换黄金，黄金汇兑本位从此告终。世界在浮动货币中飘浮，货币不再与任何金属联系（虽然有些国家如瑞士仍然使用黄金支持的货币在国内流通），世界范围内货币与黄金的联系也断绝了。

当然普通公民已有一代的时间习惯于使用不按固定比价兑换黄金的纸币。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称之为从商品货币变为表现货币。严格说，这种不能兑换的货币，其价值可由政治家随意而定，印制多少随其所欲……。

上一世纪所得出的教训是：黄金不是那么容易被消除的。诚然它不能再按固定的价格流通了，但当它的价格在一周内就波动达50美元上下时，就很难说它是价值的标准了。然而在上个十年里，黄金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濒临死亡的黄金工业又获得了复苏。巴西成千上万的采金者，在亚马逊河丛林中卷入了1848年加利福尼亚式的采金浪潮，南非、美国、加拿大甚至中国都出现了许多黄金企业，这就保证了下一世纪的黄金供应，这也是对前几年某些认为黄金开采已经枯竭的报道的直接否定。

最根本的变化是黄金市场交易。南非每年几乎花4千万美元之多去提高其金饰业和铸币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南非的克鲁格尔兰德金币在全世界都很驰名，现在这一词已进入我们的语言中。甚至约翰尼在滑稽表演中也用过此词而无需解释。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甚至苏联都争相效法，苏联吹捧他们铸造的金币是“来自苏联的小宝贝”。香港、纽约的新黄金市场形成了全世界日夜不断的黄金交易所，涌现了大批新增的交易客商。这种兴旺的势头已经崛起，因为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在内的很多国家，过去个人被禁止拥有黄金，现在都开禁了。而其他国家，主要是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在石油上突然发了财，使他们现在能放手进行黄金的投机。

这样一来，就促成了金价的高涨，除了主张金本位的死硬派以外，都大大的超过了人们的预料。1969年曾有人建议说，根据金饰品和工业用金的供求平衡，1980年的金价应当为80美元/盎司，这一建议遭到冷嘲热讽，金价在1980年实际已达到850美元，这样

高涨的金价，不仅仅是由于通货膨胀和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而且还由于它原先的价格过低，需要赶上形势的需要。因为从1934年以来，金价就一直稳定在35美元的水平上。虽然如此，但在七十年代金价上涨440%的水平，则完全超过了除了石油以外的各种商品涨价幅度。

有些分析家试图在金价和油价之间寻找一个较为可靠的比价，他们想以15~19桶石油来对应一盎司的金。这种比价关系也未免过于刻板，正如金和银之间很难有精确的比价关系一样。许多人认为金—银比价应当是1:35左右（还有人幻想为1:5）。因此金银比价为1:40时就购买银，如为1:32时就购买金。伦敦有一个证券交易商甚至想建立黄金与鱼子酱之间的比价关系，他注意到1922年用0.134盎司金可买到4盎司鱼子酱，到1980年时就需0.141盎司金才能买到。

金价的经常变换使许多黄金投资者和投机商改变了活动的方法。他们进行黄金投资或投机，不仅是为了保存价值使之不受损失，而且还要依靠它赚钱，但黄金作为保存价值的好名声却会遭到损害，以前黄金从来没有被视为一本万利的手段，而是作为一种保险和长期的价值标准。例如阿拉斯加州前财政厅长彼得（Peter），他曾把该州的退休基金用来购买黄金，他说：“我不管美元价值如何，一盎司金总可以买一套质量很好的男服，独立战争时是这样，南北战争时是这样，罗斯福总统当政时和今天也是这样”。威廉·里斯·马格（William Rees Mogg）在“时代”杂志的一篇评论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说：“看来非常有趣，1900年一个英国工人的工资每周平均可挣半盎司金，而在1979年时，已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物价的暴涨暴跌，英国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仍是半盎司金”。这些观点都是表明黄金是一种长期的价值标准。

这种稳定的价值标准，使罗伊·贾斯特兰（Roy Jastram）将他所写的书取名为“黄金的恒定值”。书中他重新检定了四个世纪的黄金购买力，并发现各个世纪中其购买力的连续性。他说：“二十世纪中叶的黄金购买力和十七世纪中叶差不多”。他发现黄金制止不了通货膨胀，但对其它逐年上涨的商品，却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它最终会把商品价格拉平。他说：“在一个长的时间内，黄金始终会保持它恒定的购买力水平，每半个世纪，商品价格就会回复到恒常数量的黄金价值上去，而不是黄金价值按商品的价格波动而波动”。

当一些国家受到货币危机和军事危机时，黄金确能在短时期内起到保护作用。例如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即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阿战争后12个月内，比索（阿根廷货币名）贬值，从1美元:2000比索下降到1美元:70,000比索，阿根廷人便争相购买黄金作为保护措施。巴西货币克鲁赛罗，两年后也大大贬值，巴西人同样竞相购买黄金。1979年后，许多伊朗人发现他们在国外的金币和金条拯救了他们在国内将被毁灭的命运。正如乔治·肖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只要资本主义继续存在，在黄金与政府之间，究竟相信谁，我劝你们选择黄金”。

上 集 目 录

作者序

引言

第一部分：黄金热的时代	(1)
第一章 黄金世纪.....	(3)
俄国黄金的崛起 (3)；加利福尼亚的奖赏 (4)；澳大利亚的冒险 (7)；	
南非的黄金规模 (8)；克朗代克的富源 (11)；关于金本位制 (12)	
第二部份：黄金矿山的开拓者	(15)
第二章 南非：世界黄金之冠.....	(17)
南非七大采金财团 (18)；奥本海默黄金帝国 (19)；地质勘查 (21)；金科集团及南非各大财团之间的争夺 (22)；南非矿山总会 (24)；南非金矿的黑人矿工 (25)；展望1995年 (28)	
第三章 俄国的黄金.....	(30)
斯大林的黄金政策 (30)；西伯利亚的艰苦岁月 (32)；庞然大物的穆龙陶金矿 (32)；向西方大量出售黄金 (33)	
第四章 东山再起的加拿大.....	(36)
振奋人心的赫姆洛矿区 (36)；受救济的矿山 (37)；已非石器时代 (37)；爱斯基摩人的资金 (39)	
第五章 巴西：亚马逊黄金国.....	(41)
世界黄金储量最大之国 (41)；真正的美国西征时代 (42)；巴西政府致富的手段 (43)	
第六章 美国：1848年的时代精神再现.....	(45)
第七章 从澳大利亚至津巴布韦：活跃的小集群.....	(48)
第三部分 黄金市场	(55)
第八章 交叉道上的伦敦市场.....	(57)
伦敦的五大俱乐部 (57)；良好的发售标准 (59)；伦敦确定金价的由来 (60)；一九六八年是一座分水岭 (61)；遍及世界的黄金网络 (62)；联系世界的伦敦金价是怎样确定的？ (63)	
第九章 苏黎世：世界黄金的超级市场.....	(66)
世界二分之一的黄金贸易在苏黎世 (66)；对黄金储户的开拓 (67)；成功地获取南非黄金供应 (68)；苏联黄金转向苏黎世 (69)；瑞士在八十年代中的作用 (70)	
第十章 纽约：美国黄金的光辉.....	(72)

美国黄金的解禁 (72) ; 期货市场的革命 (72) ; 美国七大金锭交易集团 (73) ; 纽约商品交易所鸟瞰 (74) ; 纽约市场的垫头交易 (76)	
第十一章 李小龙色彩的香港市场.....	(78)
第十二章 新加坡: 通向印尼的门户.....	(82)
第十三章 中东: 石油—美元的再循环.....	(85)
第十四章 走私者: 穿金马甲的怪客.....	(89)
走私的巨大诱惑 (89) ; 走私前的严格训练 (90) ; 走私的巧妙手法 (91) ; 向印度次大陆的走私活动 (92) ; 其他各地的走私活动 (93)	
第四部分 购置黄金的各类买主—黄金的需求者.....	(95)
第十五章 谋求新作用的中央银行.....	(97)
世界黄金储备的分布 (97) ; 世界最大的黄金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 (98) ; 美国黄金储备的高峰和低潮 (99) ; 黄金的非货币化趋势 (100) ; 出售黄金 (101) ; 新的货币化潜流 (101) ; 中央银行的黄金抢购风潮 (103)	
第十六章 投资者: 黄金与黑金.....	(105)
金币的介入 (106) ; 在法国的黄金投资 (109) ; 在瑞士的黄金投资 (110) ; 强大的中东投资 (111) ; 一个黄金金商的夜生活 (113) ; 美国巨人的觉醒 (113)	
第十七章 情侣: 主神宙斯的后裔.....	(116)
传统的意大利首饰工业 (118) ; 作为新娘好兆头的金首饰 (120)	
第十八章 工业家说: 再没有什么比得上黄金.....	(123)
黄金摩天大厦 (124) ; 牙用黄金政治 (126) ; 最终的催欲剂 (126)	
结束语: 黄金的预测.....	(128)
附录一 非共产主义国家1948—1983年黄金供应来源一览表.....	(132)
附录二 (甲) 西方国家1973—1983年矿产黄金一览表.....	(134)
附录二 (乙) 1988年非共产主义国家十大产金国系列表.....	(135)
附录三 1973—1983年黄金供需平衡比较表.....	(136)
附录四 各国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比较表.....	(137)
附录五 1970—1983年伦敦金价升降表.....	(138)
附录六 黄金的重量和纯度的计算标准.....	(138)

下 集 目 录

序 言	(143)
金 制	(144)
前 言	(147)
第一部分 矿业——一个新纪元	(151)
第一章 找金是唯一的出路	(153)
新技术在露天矿中的应用	(155)
堆浸法的时代	(156)
探索金的成因	(159)
第二章 南非——黄金的政策	(159)
全国黑人矿工联盟的斗争	(159)
采矿集团的反响如何?	(161)
采矿深度达4000米	(163)
新兴的金矿	(164)
小矿——希望的象征	(165)
第三章 美国——采金者向西部开拓	(169)
内华达州在黄金上的赌注	(170)
加里福尼亚州:环境保护者的乐园	(173)
蒙大拿州——堆浸法的先驱	(175)
第四章 加拿大赫姆洛的影响	(179)
鲁宾:通向黄金的冰雪之路	(182)
老矿山的新生	(184)
温哥华——财政经济的温床	(187)
第五章 澳大利亚:戈登迈尔的新生活	(191)
地质侦察兵	(193)
昆士兰州打出了王牌	(194)
资金筹集的既定措施	(195)
建立澳大利亚的黄金公司	(197)
第六章 太平洋盆地:“火环”	(199)
印尼的浅成低温热液金矿	(200)
揭开处女地地面纱。	(201)
第七章 拉丁美洲:寻找新的塞拉·佩拉达	(205)
巴西是个大目标	(206)
开发委内瑞拉	(207)

第八章	从阿拉伯到津巴布韦——重访吐坦卡门	(209)
第九章	苏联——戈尔巴乔夫寻求黄金	(212)
第十章	中国的黄金热	(217)
	私人企业的复苏	(218)
第二部分	电子化的黄金市场	(221)
第十一章	电子化的黄金市场	(223)
	伦敦的新气象; (224) 从地方市场到全球市场的升级; (225) 应运而生的优先 购货权交易; (226) 瑞士; (229) 赋税问题 (230)	
第三部分	谁是买主?	(231)
第十二章	中央(国家)银行: 是货币还是商品?	(233)
	市场上的积极分子; (234) 避免资产冻结; (236) 远东潜力; (237) 非官方的 金本位(239)	
第十三章	投资者	(241)
	中东市场的态势; (242) 印度: 黄金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244) 希望寄托在 东南亚; (245) 日本的黄金业; (248) 小生产革命; (251) 黄金基金的前 景; (254) 黑马——黄金债券(256)	
第十四章	首饰业正在衰落吗?	(259)
	溢价愈高则销售量愈低; (260) 意大利的联系; (260) 救星在日本?; (261) “卡喀姆”; (262) 革新者; (263) 金制兰花(265) 工业方面: 金为贵(265)	
结 论	2000年远景	(269)
附 录 I	供应非共产主义国家私人部门的黄金(吨)	(277)
附 录 II	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黄金产量(吨)	(278)
附 录 III	南非的二十个大金矿	(279)
	美国的二十个大金矿	(280)
	加拿大的二十个大金矿	(281)
	澳大利亚的二十个大金矿	(282)
	太平洋水域诸国的大金矿	(283)
	拉丁美洲诸国的大金矿	(284)
	阿拉伯地区及非洲其他诸国的大金矿	(285)
附 录 IV	九十年代为止的主要采金集团	(286)
附 录 V	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用金	(290)
附 录 VI	官方拥有的黄金	(260)
附 录 VII	1970—1987年间的黄金价格	(291)

第 一 部 份

黄 金 热 的 时 代